

# H I N O K I

吳明倫

- 年代：1935年農曆七月前後。
- 主要地點簡介

名稱	簡介	參考地點
小澎湖仔	澎湖移民於嘉義的聚集處，位於現在嘉義火車站後站一帶。	真實存在
大通	日治時期嘉義街道名，今中山路。	真實存在
二通	日治時期嘉義街道名，今中正路。	真實存在
檜池	嘉義製材所的貯木池。亦稱檜池，「檜沼垂綸」為嘉義八景之一。	真實存在
檜町	日治時期嘉義街區名，嘉義製材所所在地，為製材業重鎮。	真實存在
榮町	日治時期嘉義街區名，最熱鬧的地區。	真實存在
西門町	日治時期嘉義街區名，為「遊廓」，風化區。	真實存在
Cafe Hinoki	カフェー・ひのき（檜咖啡店），游見常的資產、奈緒子的工作地點。位於嘉義榮町大通。	真實存在於1930年代嘉義，但未知店主是誰。
正薈芳酒樓	應酬的地點。位於嘉義西門町。	參考嘉義市名酒樓西薈芳，也參考日治時期四大旗亭（有歌女陪侍的酒家）：江山樓、東薈芳、春風樓、蓬萊閣。
蘭臺書店	位於Cafe Hinoki對面的書店	參考日治時期嘉義蘭記書局。

鈺登書局	販售歌仔冊，與蘭臺書店有市場區隔	參考日治時期嘉義玉珍書局。
------	------------------	---------------

● 人物簡介（未註明者皆設定為嘉義人）

人物	簡介	參考人物與相關備註
游見常 (36)	和成商行與CafeHinoki主人，木材商，具有商業直覺，貧苦出身但少年得意，稍微暴發戶的感覺，風流浪漫，朝生暮死，澎湖人，比湯容川年輕五歲。正薈芳酒樓常客。似乎有不為人知的過去。	混合參考了日治時期嘉義木材商人：蘇友讓（德豐商行）、趙石君（榮發製材工廠）、周溫（合成木材商店）的事蹟和經歷。
湯容川 (40)	德風商行主人，木材商，澎湖人，中年。對外形象為溫文爾雅，老成持重，文藝愛好者，正薈芳酒樓常客。喜怒不形於色，城府深，即使是妻子也捉摸不透。	混合參考了日治時期嘉義木材商人：蘇友讓（德豐商行）、趙石君（榮發製材工廠）、周溫（合成木材商店）的事蹟和經歷。
顏雅若／奈緒子 (25)	Cafe Hinoki 女給，新時代職業婦女，與游見常論及婚嫁，鹿港人，日語流利，受過公學校教育。思想較為摩登。對於女給這份工作有一定程度的驕傲和自尊，認為女給工作自主，跟提供情色服務的酒館藝旦是完全不同的，也認為提供性服務的那些女給是同業的恥辱，並且略歧視未受新式教育的女子。	虛構人物。
詹采之 (30)	湯容川妻，富商之女，受過公學校教育，日語流利。個性保守，隱隱約約覺得自己像是籠中鳥。畏懼丈夫與性愛。	虛構人物。
麥田 (32)	台南新報記者、歌仔冊創作者。出於好奇私下調查黎月華命案。	虛構人物，但歌仔冊創作者麥田確實存在，本名是麥安國或麥國安，真實身份不詳。
衛宜 (38)	蘭臺書店主人黃清盛之妻，書店實際經營者，受漢學教育，僅略通日文。	虛構人物。
林芳如／黎月華 (27)	檜池命案死者。正薈芳藝旦，擅南管，能詩文，美貌驕縱任性。周旋於客人之間，對誰付出了真情只有自己知道。希望有天能贖身。	參考：王香禪、陳甜。

吳從雲 (60)	湯容川的策士。秀才，在嘉義開設漢學私塾。漢文、儒學守護者，對殖民政府不滿，不過沒有明顯反抗行為，對新式教育不以為然，但仍有見地的讀書人，不會一味守舊。	虛構人物。
黃清盛 (45)	出版人，開設蘭臺書店，活躍於嘉義文藝界，把書店經營交給妻子衛宜。	虛構人物，與蘭記書局黃茂盛無關。
陳鈺登 (42)	鈺登書局主人，歌仔冊出版者，與蘭臺書店有市場區隔。	虛構人物，與玉珍書局陳玉珍無關。
林芳美 (14)	林芳如的姊姊，14歲死於火災。	虛構人物。
陳清漣	畫家。	虛構人物。

## PART 1 鬼門開

台灣農曆七月，又稱「鬼月」，民間習俗相信鬼門於農曆七月初一的子時開啟，陰間的鬼眾就會來到人間，接受整整一個月的祭祀供養。

從澎湖回到布袋的這段黑水溝航程海象不佳，不因在四百年前或是現在而有所妥協，1935年夏天的這一日也是一樣。

奈緒子暈船的程度比去程還要嚴重，她還不知道上岸後她會繼續再暈兩天，但已經暗自立誓，此生就算是被刀架著、就算游見常跪著求她，她也絕對不再踏上任何船隻。機動客貨船靠岸時，她顫抖無力的雙腳也忍不住要為這片陸地歡呼。

「希望未來會當改坐飛行機去澎湖。」連游見常也臉色發青，禁不起這一路五臟六腑持續地震盪。身為一個久居嘉義的澎湖人，在澎湖生長的海味早就消失了，但這幾天回鄉，倒是大大地復活了澎湖腔，他自己沒有察覺到，來自鹿港講泉州腔，在嘉義住久了才改為漳州腔的奈緒子，聽在耳中卻很感親切。

「奈緒子，」游見常拉著奈緒子的手，親暱地喚她的日文名字，「總算到厝矣。」奈緒子摘下游見常的圓框墨鏡，戴在鼻尖上，露出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才拄到本島爾，猶未到厝咧。」可愛的樣子讓游見常心中一盪，同時卻又有股酸澀的味道湧上。

「我應該袂閣轉去澎湖矣。」游見常回望海面，悠悠說道，及肩的頭髮被海風吹得狂亂，同時另有一股不加掩飾的意氣昂揚躁動著，訂製的合身灰色緞面背心顯得他身形的瘦削，出發時平整硬挺的雪白棉質襯衫，在旅程尾聲也難免疲倦了。

這一刻游見常忘了自己的墨鏡被奈緒子拿去戴，而奈緒子因此注意到他突然黯淡下來的神采，以為他是因為要跟故鄉告別而失落。即使剛才才斬釘截鐵地決定不再渡海，此刻又馬上心軟下來。游見常這一趟回鄉，每每露出這樣感情受到觸動的表情，仔細想想，又好像是再去澎湖之前就常常這樣了，但是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他也並不打算透露給奈緒子知道。

「恁澎湖腔真好聽，共阮鹿港腔有淡薄仔相像，你應該多講寡嘛，我——」

奈緒子話還沒說完，頭上那頂在澎湖新買的手編草帽，被一陣怪風吹落入海，一瞬間就失去蹤影。明明都已經快下船了，奈緒子非常懊惱，認為這不是整個行程的好結尾，游見常卻只是聳聳肩灑脫地說再買就有了。

除了奈緒子的草帽，其他乘客也已陸續下了船，帶頭的是德風商行頭家娘詹采之與公子湯廣元。五歲的廣元在岸邊玩，詹氏則在幾步外不疾不徐地跟著他。廣元是唯一沒暈船的乘客，興高采烈讚嘆著一切，這次的旅行對他來說太新鮮刺激，他已經有說不完的見識和故事可以跟厝邊頭尾還沒出過海的同齡孩子們炫耀。

奈緒子在澎湖時曾問過游見常，是否也有發現詹采之好像老是迴避著丈夫？

「翁仔某毋是攏加減會按呢？」游見常當時是這樣回答的，奈緒子不甚滿意，像他們那樣愛面子的人，對外應該都還會演一下。

「他是因為你一直咧注意，無我看是真正常。」

奈緒子在游見常所擁有產業之一「カフェー・ひのき」（Cafe Hinoki，檜咖啡店）先是擔任女給<sup>1</sup>（じょきゅう），後又兼任經理。比起年輕貌美日語流利，察言觀色送往

<sup>1</sup> 日文「女給仕」的略稱，女性服務員之意，特指日式咖啡店的女性服務員。

迎來更是工作的重要條件，也是游見常提拔她的原因，這樣的她，當然自認對於判斷人的情緒和細微的表情有很高的敏銳度。

現此時湯容川明明又刻意讓自己遠遠地落在後頭，與妻兒之間還隔著畫家陳清漣和老秀才吳從雲。但奈緒子懶得再叫游見常看了。奈緒子工作時也當作自己是在演戲，虛情假意她懂得很。所以游見常在私下也叫她奈緒子這個她工作用的名字其實是讓她困擾的，好像他喜歡的是工作時的她。工作與生活失去分際的時候，一定會有什麼事出錯，奈緒子這樣想，也向游見常再三撒嬌抗議過，但始終無法讓游見常徹底改口。他根本不在乎她的意見，她想，但從來也沒有誰真的在乎過。

游見常聘請陳清漣為她畫的油畫肖像也是，在Cafe Hinoki打烊的幾個夜裡進行的描繪，畫的是她踩在上班和下班之間的時刻與姿態。游見常對於這幅不講究細節的作品很滿意，認為比起死板的寫真照片更有生氣。奈緒子不准他掛在店裡，卻也不願意收下，游見常只好帶回他的豪宅掛著，欣賞的同時仍不懂奈緒子為什麼不喜歡。

陳清漣在地方上小有名氣，是入圍過帝展的藝術家，與船上的這群人並無特別交情，生活圈交集亦有限，純粹是應游見常的邀請同行。陳清漣在澎湖的這幾天，逮到空檔就拚命畫風景素描，一路上喜形於色不亞於湯廣元，迫不及待要盡快將所見畫成油畫。

老秀才吳從雲走在陳清漣幾步之後。德風商行湯容川一向敬吳從雲為師，除了因為曾在其門下啟蒙，吳秀才也像是幕僚般的存在，婚喪喜慶和木材生意的重大決定，必定前來請示。每當有陌生人誤以為兩人為父子，湯容川都會隆重介紹他如再造之父般的恩重如山，而吳秀才也總是一搭一唱配合地說，一介書生，生不出這樣一流的商業人才。游見常有時很羨慕湯容川與秀才的關係，說不上來是希望有一個如吳秀才那樣父親形象的人，還是希望自己可以那樣跟湯容川來往，或許兩者都有，或許後者比例更多些。

在嘉義澎湖來回的這趟航程中，湯容川都像是壓艙的沙袋穩定而沉靜，讓人安心卻也是深不可測。他的年齡只比三十五六歲的游見常大一點，過四十不到兩年，面目身形比游見常蒼老很多，舉止氣質也更像上一世代的人，但對社會的脈動和潮流的方向並不保守遲疑，奈緒子認為他年輕時一定受過什麼不為人知的折磨或打擊。湯容川穿著打扮東西並陳，乍看之下，不如游見常流行、高調，但講究的程度其實不相上下，他對外都聲稱這是夫人一手打點的，他沒那些心思，只有詹氏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也只有她會看到他沒來由愠怒的一面。

待船員將旅客們的行李都卸下船後，已是黃昏，海面燦爛著金光。可惜一行人在海上折騰早已累了，無心欣賞落日美景，只有陳清漣還能對這風光露出愛慕的表情。這次出遊太值得了。

陳清漣原本就計劃在布袋留宿，道別後便與布袋的友人悠悠哉哉地步行離去。另一頭，游見常、湯容川事先安排妥當，租來的兩輛汽車也已抵達港邊等待，預備將他們接回嘉義。

回嘉義市區也可以從港墘轉乘朴子線火車，但游見常不想為了省錢輾轉辛苦，也不願奈緒子跟著麻煩。不搭車當然也行，當年游見常從布袋去嘉義的全程都是用走的，也不是特別遠，只是好日子過慣了，誰還想過苦日子，游見常說。

「是時代有咧進步。」湯容川應道。

「先輩！容川兄，」游見常見湯容川搭話，使個眼色給奈緒子，一個箭步擋在將上車的湯容川面前，攔著他：「小弟咧想，這一趟去澎湖無拄好，攏無機會講代誌，趁轉去市內，一段路的時間，不如咱坐共一台？」

「是啊，我嘛想欲趁這個機會佻湯夫人問一寡女紅的手路。」奈緒子說。

湯容川詢問的眼神卻不是落在詹采之的身上，而是等吳秀才微微領首才應允。游見常心裡有數，也不掩飾自己看在眼裡，直接詢問：「吳秀才嘛作伙來？」

吳秀才拱手笑說：「我這外人啥攏袂曉，恁有要事欲講，做恁去講啊。」

「誰毋知，吳秀才是湯老闆的軍師，軍機要務當然要軍師隨侍在側，毋過我欲問伊的，是另一款大事啦。」游見常又遞一個眼神給奈緒子，同時確認大家都看到這個明示的暗示，並且清楚他的意思。

「哎呀，是終身大事！講啥物女紅的手路。」詹采之拍手喜道，「那按呢我嘛有話欲佻恁奈緒子講。」邊說邊挽著奈緒子上車，奈緒子臉上不免一道飛紅。

「自由戀愛，不得了啊。」吳秀才不帶遲疑的嘲諷，場面頓時冷了下來，奈緒子背對著他們，笑容僵在臉上，而詹采之的笑容又是另一種尷尬。

「時代...」游見常原本打算重複湯容川說的時代進步，又想起湯容川夫妻是媒妁之言，便硬生生改口，「時間無早矣，咱好來走。」趕著大家各自上車。

附近那戶布袋的民宅也和澎湖有著類似的形狀，使用咾咕石為建材。咾咕石即是珊瑚礁的石灰岩，嘉義並不出產，大概是從澎湖「進口」而來，而且極可能是由澎湖來台的師傅建造，咾咕石建築傳統房舍在澎湖很普遍，在台灣卻是罕見的，想是在布袋事業有成的澎湖人因為思鄉而特地興建的，著實大費周章。

看著車窗外白瑩瑩的鹽場，游見常心想，若當初選擇了經營鹽業，不知如今會是何光景。所謂近廟欺神，澎湖出身的他，對海洋毫無感覺，澎湖的鹽和布袋的鹽他也分不出差別，但他想，其中一定有什麼微妙細緻的性格存在吧，要內行人才知道的那種。兩地忙碌的季節雖然差不多，都是陽光充足雨水較少的三到五月為旺季，鹽的鹹度會一樣嗎？日照、風吹、降雨、工法也會有所影響吧？

明明是來自同樣的一片海。

眼前的湯容川也是一樣。同樣從事木材製材業，同樣因此賺得鉅富，同樣住在榮町而非檜町，甚至同樣是嘉義第一酒樓正薈芳的常客，但他總是摸不透這個表面上溫和沉默的前輩。奈緒子老是碎嘴說湯容川一定受過傷害，也不是沒有道理。

湯容川耐心等著游見常打破沉默，這路長得很，無需著急。游見常行事看起來粗枝大葉，但事後總能發現一些細緻之手腕，讓湯容川暗自佩服，自己在他這年紀時可沒這樣的膽識和見識，至今仍是瞻前顧後，如履薄冰。湯容川猜想，游見常要跟他說的，絕對不只是一要拜託他當媒人之類的小事。聽其他同業說，游見常也是吃苦過來的，作風卻似個大少爺，愛享受、懂享受，花起錢來沒有明天似的，言語之間竟都有些欽羨。他娶了奈緒子之後，會因為成家而改變嗎？湯容川又看向他，正好對上游見常帶著笑的眼睛，不由得也跟著微笑起來。

這回去澎湖，客貨船主要任務是運送游見常捐給廟方的木材與湯容川捐的新製神轎，觀光是次要行程。原本也不是老闆們需要親自押送的貨品，出發時在碼頭遇見攜家帶眷的對方，兩人都暗自驚訝。

「澎湖佻我的印象已經完全無全矣。連天后宮攏變矣，我細漢時應該猶無彼个後殿。」

「我有看著你的名字予寫佇咧天后宮石碑頂。」

游見常解釋說，那是幾年前還住在嘉義後站聚落小澎湖仔的時候，和幾個馬公同鄉湊了一些錢託人帶回去資助廟方的。小澎湖仔是澎湖人移居嘉義後聚集的庄頭，鄰近的小富瀨則是東石人的聚落。游見常撫著下巴這幾日剛冒出、忙碌未刮的短鬚，回憶當年說，他來嘉義後就沒再離開，留在此處營生，那個時候小澎湖仔就有很多從恆春和府城轉來嘉義的澎湖人。去恆春的大部分本來種田，去府城是做生意，啊，還有去高雄的，是碼頭工人，去蓋港口。在台灣的澎湖人，恐怕比在澎湖的澎湖人還多。

「小澎湖仔的庄廟湖海宮是天后宮分過去的嗎？」

「毋是毋是，」游見常擺擺手。拜的是關聖帝君，不是媽祖，很多人誤會。嘉義湖海宮是澎湖西嶼威揚宮的分香才對。

游見常覺得今天的湯容川似乎特別友善而好奇，便也加倍熱情詳細告訴他關於小澎湖仔這個他住了十幾年的第二故鄉的各種情節，幾乎忘了湯容川也住在嘉義，講得興致高昂時，澎湖腔也越發明顯。

以前那邊不是稻田就是荒地，在鐵道旁交通方便，離市區近謀生容易，又不用買地繳地稅，搬去榮町以後仍常回去兜兜轉轉。游見常對於不用繳地稅這件事有點懷念的樣子。

「要不明天恁我去看覓？我和你？抑是你閣有別項代誌愛無閒？」湯容川提議。

游見常愣了一下，湯容川對澎湖乃至於小澎湖仔的興趣稍微超乎了游見常的預期。

湯容川看出游見常的疑惑，笑著揭露自己的身世來歷：大家都以為他是彰化來的，其實他也算是澎湖人。父母帶著還是嬰兒的他從澎湖去彰化依親，澎湖出生，彰化長大。他還記得，天氣晴朗的清晨，可以從澎湖看到台灣的山，應該就是看到嘉義，應該就是阿里山吧。

「真實的？你那到今才講！」

湯容川解釋說僅僅是因為沒人問過。他對澎湖也沒有什麼記憶，但是聽游見常講澎湖腔很親切，讓他想起他的父母。

「恁是馬公抑是西嶼？白沙？湖西？」

「湖西。」

「那按呢你一定愛幫我主婚。」

「彼是當然，無問題。」湯容川主動握住游見常的手，游見常覺得兩人的距離霎時間縮短了很多。兩人的手一樣粗糙有力，白手起家的手，一時之間似有默契不用再多說什麼。

游見常一直估量著如何開口說另一件更重要的事，現在湯容川原本好似銅牆鐵壁的大門整個敞開，游見常反倒膽怯了。

也許先不急著提起了，等明天兩人同去小澎湖仔再伺機而動吧。

車子裡有吳秀才實在很礙事，奈緒子和詹采之坐在後座，中間是小小的廣元，詹采之思考著要聊什麼話題才能讓車子裡的人們都不受到冷落同時也不會吵起來，不料奈緒子自顧自地就開始用日文問她訂製和服的問題，顯然是故意不打算照顧到不懂日語的吳秀才，作為針對剛才吳秀才言語的報復。詹采之要是用日語回答了，就成為對吳秀才失禮的共犯，她也無意跟奈緒子站在同一陣線：本來，自由戀愛有什麼了不起的？再說，奈緒子可以無視吳秀才，詹采之可不敢輕易試探這樣做的後果，她往前頭那輛

載著丈夫的車望過去，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於是在她的台語答覆中，把奈緒子提出的問題也包裹進去，讓吳秀才就算不參與這個女性話題，好歹也知道她們不是在說他的壞話。

抵達嘉義時已是華燈初上，身體可以感覺到站前馬路「大通」的平整，大通連接車站、噴水池、市役所、嘉義公園與神社，一路整排的商店日夜服務，有食堂、料亭、旅館、自動車行、咖啡廳等，有如嘉義的銀座，是嘉義市車站前的門面，此時正熱鬧。游見常的Cafe Hinoki也在此營業，店招為石刻而非木製，寫著平假名的ひのき，混在大多由日人開設的大通店家中。奈緒子一邊繼續閒聊著，一邊瞄了一下店內，看起來生意還不錯，未因游見常和奈緒子幾日不在而有太大影響。

「是啊，如果能自己開車到處去自然是很不錯的。」詹采之一時分神，這麼回應奈緒子的新話題，忘了換成台語，詹采之緊張警覺地看了吳秀才一眼，他似乎沒有聽到，但也可能在心裡記了一筆了。

遠處寫著「新高山登山口」字樣、虛華的霓虹燈一閃一閃，像是這座阿里山下的城市在呼吸。

搭車真舒服，還有力氣在市內溜達溜達再回家。「時間猶早，咱去正薈芳好無？」游見常對湯榮川提議，想為這份新萌生的親近感再加個溫，在自己的地盤Hinoki Cafe很少看見湯容川主動前來，猜想正薈芳才是讓湯容川比較自在的處所，反正正薈芳那裡游見常也是熟悉的。

湯容川也正有此意，於是司機隨即轉往「二通」，與載著家眷與吳秀才的那台車開往不同方向。

車站南側，與日商的大通平行的「二通」是屬於本島人的街道，鄰近圓環的區域以物產交易為主，充滿日常生活氣息。站前沿著二通的兩側，是西門町五丁目和六丁目的遊廓，全島第一的美人鄉。這裡有數不清的酒樓，也都是由本島人經營，進春樓、朝鮮樓、鮮月樓、四春樓、東雀樓、福嘉樓、桂花亭、錦香亭...，最引領風騷的是再往南走，位於西門町三丁目，以藝旦黎月華聞名的「正薈芳」。商人們時常為交際而出入流連遊廓，湯、游二人自不例外。

心情太好了，游見常開始考慮是不是乾脆買一台自動車。

湯容川看的卻不是這個面向，他也不吝向游見常主動提及，就他經常藉搭車向各車行打聽的了解，進入昭和<sup>2</sup>以後至今將近十年，光是嘉義地區的車輛就從零達到了一百二十輛上下。加入運輸同業組合的自動車運送店也超過了十家。如果游見常有意投資，湯容川說，自家人這回在澎湖行很受游見常照顧，今天就不藏私，推薦這個他認為很有前景的行業。

游見常卻只關心開車不知道難不難。

湯容川也無所謂，他還留了一手：他也觀察到，木工廠的技術可以無痛轉換為製作貨車和客車車體，如果能夠在其他木工廠發現這個需求以前先下手為強，不只是壟斷市場，也會在交通建設上產生影響力。

無論如何，一切都會順利的。湯容川和游見常一時仍對不上頻道，各自這麼想著。

下了車，游見常仔細交代司機將兩人行李送回各自的住處。兩人還沒進正薈芳的大門，裡頭「湯老闆！」「阿不拉桑！」已熱情地催促起來。平常湯、游來訪，各有各

---

<sup>2</sup> 昭和元年為1926年。

的酒攤人脈，相敬如賓也是一種王不見王，於是這天正薈芳在場的許多內行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趕在鬼月開始之前完成旅程，然後遠離海邊，是游見常、湯容川老早就計畫好了的，因為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過了這天夜裡子時，就是農曆鬼門開的時辰。

鬼月的第一天，檜池那邊——嚴格來說，檜池「裡」——就出了命案。

嘉義的公私營製材所、木材工廠、木材家具加工廠雲集於檜町，木材街在北門驛與嘉義火車站之間，而檜池則位於嘉義北門驛附近。自從阿里山鐵路開通後，阿里山上砍伐的林木，就經由鐵路運往嘉義。嘉義成為木材交易集散地，大發其財，日本政府先是對山腳下的老城進行了市區改正，又設置了各種林業機關與教育設施，靠著阿里山這座無盡藏的森林資源吸引資金流入，以林業帶動商業。大正元年阿里山鐵路試運轉，大正九年正式辦理客運，老城不到十年之間就脫胎換骨煥然一新，「木都」之名不脛而走，也產生不少新興富賈。來自阿里山的原木，都先在山腳下嘉義市的貯木池存放，在地人稱貯木池為檜池、檜沼、杉池...都是差不多的意思，檜池大如湖泊，是當時東南亞規模最大的貯木池。

「早市逐家攏咧講，死兩個。免調查嘛知，一定閣是自由戀愛，自由亂愛。」廚娘秋香一邊洗菜，一邊向詹采之說她從市場聽來的最新熱門消息。秋香知道詹采之同為傳統陣線，語氣中的譴責便更不加保留：檜池是人家工作的地方，要跳，不如去蘭潭跳，蘭潭無坎蓋<sup>3</sup>。秋香壓低聲音說。還挑在七月時，真是晦氣。

詹采之從頭到尾都是一臉不悅地聽著，此時終於受不了，打斷了秋香，囑咐她等會兒不要在廣元面前提起什麼命案、戀愛、七月的，要是小孩子聽了著青驚，麻煩。

「就算毋是七月時，遐嘛毋是囡仔人應該去的所在。」檜池有那麼多大木頭、大機械咿咿咿地，多危險——講得興致高昂的秋香，對詹采之澆在她頭上的這一盆冷水感到相當委屈，直到煮好菜，在餐桌上擺放碗筷時仍試圖辯解：「若是跋入去，頂懸攏是材咧擋牢牢，爬嘛爬袂起來。像少爺安呢，定定愛去檜町耍的囡仔，應該愛予伊知影這寡代誌，才會知驚。若是毋敢去才好。莫去上好。」秋香話鋒一轉，壓低聲音，說「日本人來進前攏無這款代誌——」

「你閣講！我敢需要你來教示？」詹采之拍桌怒道，「講啥物莫去上好，頭家事業攏佇遐，敢有可能毋去？」

詹采之頭頂上飄過的烏雲還沒開始下雨但已是陣陣雷聲，秋香突然猜到了頭家娘真正生氣的原因：頭家大概又在正薈芳過夜了。秋香只能摸摸鼻子認了倒楣。市場有許多真真假假的東家長西家短，唯獨這一條她不用特別去驗證，但也有足夠的職業道德不去多嘴散布。秋香乖乖閉了嘴，轉身勺著一碗一碗小米粥分配在桌面上。主子一家人去了澎湖幾天，她也跟著放假，復工首日第一頓飯對頭家娘忘情親熱了點，也是鬆懈了。

一陣急雨打在湯家的屋瓦上，清脆而輕快，此時前廳也傳來了聲響，詹采之才沒有再責罵秋香。是湯容川回來了。他卻又不進來飯廳，嚷嚷著跑得沒雨快，頭髮衣服都濕了，意思是叫詹采之快來服侍。秋香往桌上多添了一副碗筷給湯容川，順手把方才詹采之拍桌時茶杯濺出的幾星茶水擦拭乾淨，這是她份內能做到的全部了，她對詹采之眨眨眼，詹采之看著這意味不明的注視，一股怒氣又湧上心頭，連廚娘都看她不起？她決定今天她不勉強自己，冷冷地交代秋香，母子倆改在樓上廣元房裡吃，就輕手輕腳上樓去了，秋香機靈而憐憫地向她低頭行禮。

去澎湖的這一趟廣元玩累了，昨晚回到熟悉的家中特別乖巧，早早入睡，至今仍睡得酣。詹采之在他床邊輕輕坐下，撫摸他粉嫩的臉頰，才稍微感到一點安慰。

<sup>3</sup> 坎蓋：蓋蓋子。

但這平靜也持續不了太久。

也不是說指望廣元什麼，但廣元的存在有時畢竟是詹采之唯一的也是沉重的生活重心。詹采之想起，吳秀才在澎湖曾提起、昨日在車上又有意無意談及的，關於廣元這年紀該上學了的提議。奈緒子還附和說了幾間幼稚園的風評，也不曉得她哪聽來的，明明沒有孩子。雖然吳秀才說得含蓄，但詹采之心知吳秀才指的當然是他的漢學義塾。湯容川那麼倚仗吳秀才，多半會讓廣元先去義塾吧，這事輪不到自己做主。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吳秀才很久前就教會了廣元背三字經，廣元好像覺得很有趣。當然是不懂意思的。詹采之意欲解釋，卻又作罷。總覺得自己也不真的懂得人之初，性是不是本善。

要是去了吳秀才的義塾，廣元會被教導成怎麼樣的人呢？一個小吳秀才？吳秀才的學問當然是不用懷疑的。即使他這種背景的人如今常被嗤笑為腐儒，但詹采之看得出來他確實有他的見識，湯容川的事業風聲水起還靠著吳秀才的眼光。只是，比起變成一個小吳秀才，詹采之還是寧可廣元更像湯容川。話說回來，希望廣元以後選擇一個不需要流連於正薈芳並且進而忘返的職業。

那跟職業相關嗎？

詹采之把廣元露出床外的一截小腿移回床上，蓋上被子，那麼細弱的腳、那麼嫩的小腳丫子。

詹采之在兒子這歲數的時候，已懂得恐懼，她知道大人們正在決定她要不要纏足的分歧點上，時代的轉折反應於女性的身體。母親在那些天寒的日子裡，試探她手腳是否冰冷時，總會有意無意多搓揉幾下她的足弓，輕輕彎曲拗折，總是在拿捏判斷，還有多久的時間可以反悔。

一直到詹采之從嘉義公學校畢業了，母親都還是以一種可惜的眼神看著采之的天足。相對於母親，詹采之更喜歡、敬重那位在公學校教過她的日本導師高橋綾子，綾子老師優雅知性，會畫東洋畫還能彈鋼琴，而母親則沈浸在鴉片裡，成為家族的困擾。

詹采之記得，那次夜裡，冷不防腳踝一冰，母親的手爪緊緊箍住她。

在月光的微弱照射下，母親的眼睛仍發出晶亮的光芒，她對小采之的腳說：「細漢時，跣帛那縛，我那號...」母親發出嗚嗚地哭聲，但臉上沒有一滴淚。小采之想要掙脫，卻動也動不了。

詹采之的母親長久活在一個創傷經驗中。她在年方二十的那個春天夜晚，和閨中密友們靚妝麗服，一同去廟口看女優演唱——彼時女演員仍是新鮮的存在，預知台下必定紅男綠女觀者甚眾，她們甚至事先就已先遣人早到，用條凳佔到了好位子。

抵達之後，女孩們先後在凳上斜斜跪坐，幾朵金蓮就這樣翹翹背出，引人側目，不想有一偷兒，開演後趁她看戲看得入神，竟然潛到凳後，將她裝飾於腳上的金腳環竊走。待她有所知覺，已然太遲，回頭四顧，偷兒早就杳如黃鶴。此時身旁的幾名無賴漢子，見她青春又有幾分姿色，心生邪念，竟伸手輕薄，其中一人色膽包天，大膽抓了一把她的右腳，乘勢脫掉了她的繡鞋。繡鞋一旦脫落，裏帛亦牽連鬆綁，一隻潔白尖嫩的玉筍便暴露在外。

那無賴漢挾鞋遁逃，圍觀群眾卻是哄然大笑，原本來看戲的觀眾，此時反而將注意力轉移到她赤裸的腳上，興高采烈，同聲叫絕。幸好她的同伴們還算冷靜好心，馬上取了手帕為她遮蓋，並緊急遣人回家為她拿鞋來替換。

戲自然沒能看完。而且此後再也不出門了。那是什麼戲齣呢？詹采之的母親怎麼也想不起來。

那時，發狂的母親手上使勁，小采之則忍著越來越強大的疼痛，糾結於是否該呼喊父親。母親停止了假哭，她的語氣聽起來非常遙遠而陌生：「縛，攏是序大來主意。嫁出去，抑是做一世人的姑娘仔，毋是命中注定，是愛看你的跤，敢有成月痕仔幼幼尖尖，敢會當予查甫人用一隻手握著咧。」

母親仍緊抓小采之的腳不放，但轉換成一種溫柔的撫觸，這讓小采之心裡更加發毛。接著母親將她的左腳整隻拉扯抬高，小采之幾乎以為要被扯斷腿，接著卻是一陣濕黏溫暖的感覺：是母親正在吸吮她的腳趾，隨後又轉為嚙咬。小采之想著，虎姑婆是怎麼死的——是弓箭石頭？是刀是槍？

是熱油！要去哪裡生熱油出來？小采之的腦袋一片混亂。

「但是這馬，我的跤割袂斷厝邊囡仔陣的指指揆揆，閣有彼條一唱就半點鐘的〈上新縛跤歌〉。唱啥物三寸金蓮是死人跤...」母親是這樣充滿戲劇性的人嗎？小采之好像不認識她了。

「身體是聖殿，不可縛帛鍊...」母親陰惻惻地唱唸著，唸歌從此成為詹采之終其一生無法忍受的表演形式。

「政府講，解纏。跤帛那放，我那驚。放，是進步的政府來推揀。我的死人跤，踏佇古早時代的歪路頂，樹頭倚予在免驚樹尾做風颱。阿采啊，我倚袂在！無人教過我走路。茫茫渺渺，橫直攏是單霧...」

「呀——」母親放聲尖叫，小采之也不由得跟著尖叫，她是如此堅信母親即將咬斷她的腳趾。

父親應是聽見兩人的尖叫聲，才前來解救詹采之的。詹采之不太記得父親出現之後發生了什麼。

兩天後，母親吞了鴉片自盡，但這一切並沒有阻礙她成為詹家神主牌裡的一員。

受過公學校教育，能識字、能說一點日文，能奔跑，同樣身為商人之妻，詹采之的世界比起母親，是寬闊得太多太多了，這說不定已經是女人所能經歷的最好的時代了，詹采之不是不明白。

至於廣元的這雙白胖小腳，不管是在以前還是現在，做母親的都不用煩惱裏不裏。但要是他長大以後也談起自由戀愛，那也是讓人太操心了。

到時候，檜池裡的浮屍也可能會是廣元嗎？詹采之打了個寒顫。

想得遠了。

幼稚園也好，義塾也好，眼前還是快點讓廣元學算術最妥當。不管是什麼朝代，什麼國家，算術總是共通的語言了吧。對於出身商人家庭又嫁給商人的詹氏而言，九九表的價值比三字經具體太多，九九八十一比人之初性本善實用了不只九九八十一倍。心裡有個定奪以後，才輕鬆了一些，也暫時忘卻了丈夫徹夜未歸所帶來的不快。

詹采之側耳傾聽樓下的動靜，廚房與餐廳靜謐無聲，湯容川與客人猶在前廳細語交談。秋香在慢吞吞什麼？還不趕快送上來？嗅到飯菜的香氣，詹采之仍不免一肚子火，丈夫根本不會注意到她的隱忍迴避，最終受罪的還是自己的肚子。

她聽見有人上樓，想是秋香，一轉頭。卻是湯容川。他一邊用毛巾把頭髮擦乾，一邊把他淋濕的衣物，特地帶上樓來，用力地丟在詹采之的身上。

雄渾的報時鐘聲響起，來自那座鎮守湯家客廳的豪華實木落地鐘。鐘聲還沒響完，天已大亮了，像是可以昭雪任何冤情，那樣地亮。

吳從雲老秀才從北門町六丁目的住處出發，先是經過了夜裡笙歌不斷而清晨寂寥頹喪的嘉義座，然後在中央噴水池旁，遇見正在繞著噴水池晨訓跑步的嘉農棒球隊員們，他們邊跑著還時不時喊著口號。吳秀才稍作停留，看著他們跑了一圈又一圈，鬱悶的心情才比較振奮一點。榮町大通上的台灣銀行和Cafe Hinoki都還沒開始營業，只有少許店家已經開門了。

老秀才的下一個停靠點，是在Cafe Hinoki斜對面的蘭臺書店。那是一間和Cafe Hinoki一樣由本島人經營的店面，也和Cafe Hinoki一樣，在以日本人生意為主的大通上，罕見。蘭臺書店店門口總是擺設吊掛著蘭花裝飾，還沒到店門便可以聞到花香，書店販售各式漢文書籍，原址在西市場，幾年前歷經了祝融，才遷移來此。決定不再租賃而直接買下店面，是店主黃清盛的妻子衛宜的主意。事實上，蘭臺書店最初能夠開始營運，也是多虧了她貢獻了她陪嫁的嫁妝。

蘭臺書店的店面很深，吳秀才長驅直入到最裡面的櫃檯，但一見到又是衛宜在顧店，便隨即拘謹起來，僅略為寒暄。

漢學堂與書法課的學生來來去去，常需要添購教材與文具，吳秀才為了方便，會多買幾份屯著。若是老闆黃清盛也在，吳秀才就會逗留久一些，聊聊嘉義詩壇，再捧場買幾本醫書、藥書，或是通俗小說如《官場現形記》、《孽海花》。有時老闆推薦上海新進的武俠小說如《荒村劍俠》，或是譯自國外的《福爾摩斯》，吳秀才也會稍做參考，但對黃夫人衛宜就總是敬而遠之無話可說，或許可以這麼想：他對能幹的女性有著祖有明訓般的畏懼排拒之心，這大概是從某次他發現她在讀《再生緣》時開始的。吳秀才曾佯裝隨意詢問黃清盛，因而得知衛宜雖然未受過正式教育，卻已把書店中的漢文小說都看遍了，從黃清盛自滿的盛讚中可以得知，衛宜對書店的經營亦頗有主張。近來蘭臺店裡生意多半交託予衛宜，黃清盛則投入更多心力於出版、行銷以及與文壇的交流來往。吳秀才對蘭臺的感情，也就漸漸轉移到另一家嘉義後起的漢文書店「鈺登」了。

像衛宜這樣的女人只會越來越多吧，吳秀才想到了奈緒子、詹采之昨天在車上對他的冷遇，撇撇嘴，不自覺地哼了一聲。詹采之對湯容川有多大的影響力，吳秀才一直沒有摸透。湯家小少爺多半不會來義塾上課了，對湯容川明示暗示了幾次都沒有下文，吳秀才還不願意接受湯容川也有對他裝傻的時候，一定是詹采之吹的枕邊風。

結了《初級漢文讀本》、《中高級漢文讀本》各五本與文房四寶的帳，再隨手加了幾本崇文社文集，吳秀才沒有多做停留便又離開。當他穿越介於大通與二通之間的西市場時，已經接近中午，人群更疏，卻比平常嘈雜，除了客人與菜肉販討價還價的聲浪之外，還有人正繪聲繪影地描述著在檜池目擊到的屍體打撈現場。

一路上吳秀才聽見了各種版本，有說是外遇殉情的，有說是自由戀愛難解的，有說是先情殺再自盡的，有說是救人反而意外死亡的。也有的說是一對青年男女，還有的說是一老一少。

每人都說得跟真的一樣。

還沒進到鈺登書店，慈眉善目的老闆陳鈺登便笑盈盈迎了上來：「吳秀才這柱好，今仔日麥田也來矣。」其實不用他說，吳秀才也認得書店前停著的、麥田的那一台身經百戰的破爛腳踏車。

鈺登書店擺設單純，僅置一組桌椅，牆上則有一段《詩經·小雅·伐木》，是書店主人所珍愛的鎮店之寶，由吳秀才所書之墨寶，特地到美街找專人裝裱：「伐木丁丁，

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是書店主人陳鈺登自比於這座伐木之城中嚶鳴求友之鳥，在他這裡聚集的人們，有許多是出自一樣的心思。

陳鈺登口中的「麥田」是台南新報的青年記者，與年近中年的陳鈺登聲氣相投，都是致力於漢文俗文學的推廣者，特別是對於以「歌仔冊」的形式來宣導尤為熱衷。

鈺登書店販售的書籍專攻「歌仔冊」，就是走唱藝人唸歌的歌本。體積輕薄短小，不足一個手掌大，尺寸、色彩、紙質都顯得樸素、整齊、單一，不只新進的作品會平放於桌面以封面擺設，書架上也由於冊子太薄而仍是平放展示，並有清楚的字部標籤，以利迅速從近乎一模一樣的形貌中尋找。比起吳秀才的藝術追求，歌仔冊傳唱比漢詩聯吟要大眾化得多了，不過在這時節，吳秀才也知道曲高賀寡的危機。

陳鈺登招呼吳秀才坐下，奉上一杯熱茶，還沒等他開口，又問：「你敢有聽人講檜池遐的案件矣？」

吳秀才不悅地指責道，這件事雖然不幸，但也不是多不尋常的事，既已進入調查程序，有那麼值得眾人如此閒話討論嗎？連爾等這些文友也庸俗起來，閒話道人長短了？

「是捷發<sup>4</sup>送來的茶，好茶。」麥田催促吳秀才品嚐，插嘴說，他與陳鈺登已商議了好一會兒，認為真實事件入歌，比起一再重複舊時故事，可能更有吸引力。

「恁是講，欲寫一本歌仔冊，講這件代誌？」

「我感覺這故事無的確會當寫三本咧。」陳鈺登一旁敲著邊鼓。

吳秀才捻著下巴灰白色的鬍子沉吟半晌，不置可否。

「舊年麥田寫的《嘉義行進相褒歌》，寫嘉義市街，足受歡迎，我感覺這塊有伊的市場。」鈺登老闆等不到吳秀才的意見，補了幾句，又有點後悔，深怕吳秀才覺得他提到「市場」顯得市儈重利，「我是講，會當予愈濟人讀咱出的歌仔冊，知咱的理念，當然是愈好。」

「若是像新聞報導按呢，嘛是有伊的趣味。」麥田心裡早已躍躍欲試，如果隨案件發展來寫歌詞，連載個五本以上也不是不可能，而且還是個前無古人的創舉。其實他才不管鈺登和吳秀才贊不贊成呢，要是鈺登不出，也可以找捷發，或是瑞成<sup>5</sup>……不過當然還是鈺登最專業。

「恁對今仔日的命案到底有偌了解？」吳秀才終於問。

陳鈺登、麥田兩人對看一眼，一起笑了。麥田此刻不去跑新聞，反倒好整以暇地在鈺登書店煮茶論時事，其實是因為一早已先先在檜池現場碰了壁，警方不讓任何人接近，只稱中午嘉義警察署會再有正式發布。

「一點仔攏無了解，重要的是這個概念。」麥田強調，就算這次案件最後確定了不值一提，也可以去找別的案子來寫。

---

<sup>4</sup> 捷發茶莊也兼營歌仔冊發行，發行單位為捷發漢書部，捷發漢書部同樣位於嘉義市，蘭記（在此虛構為蘭臺）、玉珍（虛構為鈺登）、捷發在1930年代曾一度都開在嘉義市西門町西市場一帶。

<sup>5</sup> 位於台中的歌仔冊書店/出版社。

「橫直麥田是記者，要調查無遐困難。恁敢有看過這個英國的探偵小說？若是照伊這種スタイル<sup>6</sup>寫，絕對有市場。」陳鈺登從抽屜拿出他從蘭臺買來的福爾摩斯探案。他恨不得剪掉自己又說出「市場」二字的舌頭。

福爾摩斯的大名吳秀才也是知道的，《中學程度高級漢文讀本》中，也收錄了一段。吳秀才才剛添購了五本在身上，便翻開《中學程度高級漢文讀本》給陳鈺登和麥田看。

「我的學生攏足合意這篇。」雖然吳秀才並不服氣，但這是日本政府治下唯一獲准的漢文課本。晚近學生們程度不佳，連《詩經》都很難教。如此程度，果然也只能喜歡推理小說了，思及此吳秀才又是一臉酸味。

聊到推理這話題，麥田正欲讚美晚近讀到的佐藤春夫《女誠扇綺譚》，只是猛然想起是日本作品，不便在陳鈺登與吳秀才面前褒揚，還是忍了下來，拿起面前的茶杯啜飲掩飾。

吳秀才看他欲言又止的樣子，頓了一頓，發現麥田似乎放棄了討論權，就接下去說道：「偵探小說、歌仔冊，對我來講攏是共款的意思，若是恁感覺這會當吸引閣較濟人來讀漢文、學漢文，按呢我嘛無反對。」

相對於陳鈺登的鬆了一口氣，麥田反而心下不悅，認為自己的愛好被貶低了價值，只是念在吳秀才是陳鈺登敬重的長輩，才不反唇相譏。不過，麥田腦中畢竟更惦記著檜池命案，沒多久又眉飛色舞地委請兩人未來協助作品的命名與編寫。陳鈺登與吳秀才也不管麥田還沒動筆，就你一言我一語，各自以經銷和教育為訴求，企圖在取名這個階段就定調麥田的創作內容。

「嘉義檜池奇案」、「檜池心中」、「檜池心中立」是陳鈺登的主張，直截了當表明地點與內容；吳秀才對後二者馬上表達反對，他雖不說日文，但知道「心中」與「心中立」分別是日文的「殉情」與「愛情誓約」的意思，名字裡有日文豈不是違背推廣漢文的初衷？和漢混用，不倫不類。陳鈺登倒也不相讓，認為日文漢字更彰顯漢文的源遠流長和影響力。吳秀才改變策略，提出書名應該更具神秘感、華麗感——像中國的映畫「桃花泣血記」那種，雖然他沒看過——或是「孔雀東南飛」那種？「雲外天香」如何？引用宋之問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作為殉情時的凄美場景。

「用這典故傷冷僻矣，咱的讀者水準無夠毋捌<sup>7</sup>啦。」陳鈺登反駁，他以自己為標準。

「水準無夠就是愛學啊！學到夠啊！」

「而且檜池遐有啥桂樹，攏嘛Hinoki。」

「檜木就檜木，講啥Hinoki。」

「啊你知影我意思著好矣啊！」

麥田看二人為這小事互不相讓的樣子，不禁好笑，吳秀才見他笑意，板起臉來，說：「閣有你，你莫笑，你至少愛寫出〈雁丘辭〉的水準來！『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

陳鈺登從櫃裡拿出酒來。

---

<sup>6</sup> Style。

<sup>7</sup> 毋捌：不懂

「這早就嚇？」吳秀才這麼說，手上卻沒閒著，自己斟酒。

「老秀才這呢看重，我敢好閣繼續留佇遮開講？」看看時間差不多，麥田順勢匆匆辭別鈺登書局，使勁蹬著破鐵馬，打算趕在中午前，先再去一趟檜池那邊探探。

根據麥田對日本文化的粗略認識，方才書店主人提及的「心中立」一詞，最初就是來自遊廓的遊女們。聽說她們會將裝有信物證明自己情意的盒子贈與中意的客人。盒子裡面往往就是遊女自己的頭髮、指甲或者甚至斷指。在台灣的殉情很少聽說有這樣的信物，女性死者常來自遊廓倒是相似，或許是遊女們的自由戀愛情形較為普遍吧。麥田靈機一動，心念一轉，煞車調頭，憑著記者的直覺轉向，打算騎往站前西門町，腦中算計著幾個可以打聽消息的姓名。

一個細微的歌聲幽幽傳來：「初一放水燈，初二普王宮，初三米市街，初四文武廟，初五城隍宮……」與其說是唱歌，不如說是低吟，麥田聽這腔口不似嘉義腔，歌詞唱的也不像是嘉義的街道宮廟，往歌者的方向看了過去，出乎意料的是一名穿著摩登的貌美女子正悠閒的漫步著，兩人眼神接觸時，休止符也停在兩人之間，女子像是做壞事被抓到一臉尷尬的樣子，麥田不希望這尷尬持續太久，便問道：「鹿港人？」

女子點點頭。

麥田對自己從腔調猜中了對方來處而感到雀躍，追問：「拄才你唱的，敢是鹿港的普度歌？我有聽人講過，但是頭一擺聽到。」

「恁嘉義嘛有輪普，敢無歌？」女子見他友善，也大方同他問答起來。

「無，閣咧等我寫。」

女子嫣然笑道：「你會曉寫歌詞？」

「民間的歌謠，本來就人人可寫啊。」

「你講了無毋對。嗯，嘉義普渡初一對城隍廟開始，月底佇地藏庵結束，頭尾兩句，我已經幫你寫好矣。」

「真多謝哩！」麥田從提包內拿出他所寫的《嘉義行進相褒歌》三小冊，送給女子。「這我寫的，多多指教。」翻開第一本，指著內頁的作者，「這是我的名，麥田。」

女子遲疑了一下才接過去，也拿出一張名片。上面倒沒有她的名字，只寫了Cafe Hinoki的地址與電話，「奈緒子です。」

「Hinoki！佇白井藥局隔壁，我知。」麥田說。與美女交談讓人心情雀躍，望著奈緒子離去的背影，他覺得他們很快會再見面，然後他想起來Cafe Hinoki的老闆是木材業暴發戶鉅子游見常，一顆心又陡然沉了下去。

城隍既是管轄境內的護土之神，也是城市的守護神，更是主管生人亡靈、獎善罰惡、生死禍福的陰間司法神。在全台各地，整個七月份都是城隍廟的大事，而諸羅城三大古廟之一的嘉義城隍廟也不例外。嘉義城隍廟舊有的廟貌最近剛經過徹底新建，耗費在地士紳善德捐款達九萬多日圓，游見常、湯容川的名字都鐫刻在最顯眼的龍柱上，游見常的龍邊青斗石雙龍龍柱，湯容川是虎邊青斗石雙龍龍柱，各自也捐了廟門彩繪門神、通天柱石雕對聯、石雕八卦窗、天公爐、神龕等。

城隍廟工程剛竣工，就迎來這年度的重頭戲，鬼月。自前一天晚上，廟方就裡裡外外奮力忙碌：起鼓、豎燈篙、放水燈、淨爐除穢。初一一早，又馬上著手進行開普儀式。為了祈求合境平安，加上新建築新氣象，人群異常擁擠，連平常人來人往的大通、二通，在此時此刻，也都相形失色了。

湯容川送走了客人，梳洗一番，從家裡出發，先去參拜了城隍廟，才前來與游見常相約的嘉義市後站「小澎湖仔」聚落，約好了在當地的信仰中心湖海宮會合。

小澎湖仔是澎湖移民的聚集處，一眼望去，從建築技術與風格也看得出居民與木材產業的密切關聯，然居民普遍使用的建材是品質不一的木材，經濟能力的限制明顯。小澎湖仔從先民移入時就開始就地起厝的這些房子，彼此之間毫無統一規劃，讓建築之間的小路格外蜿蜒曲折，有時走不到盡頭，有時又好像隨時要碰壁，甚至連門戶的方位都是不一致的，只有擁有腦內地圖的居民才知道最快通往目的的路徑。游見常事先提醒過，湯容川也怕在這裡迷路，特地提早出發，結果到達小澎湖仔的湖海宮時，比跟游見常約定的時間還整整提早了半小時，湯容川想，游見常此時恐怕還在城隍廟參拜呢。

本地居民以木材工人為主，這個時間大多已經到市內上工了，湯容川不敢走遠，在湖海宮週邊隨意漫步，沒有遇到什麼路人，也沒有什麼商店，沒有什麼生機可言。

時間過了還不見游見常，湯容川決定進入湖海宮殿內。湯容川禮貌地跟廟公打了招呼，湖海宮的香火雖不如城隍廟興旺，廟公昨日在鬼門開前，也是忙著安營、關廟門等儀式，此刻仍半夢半醒睡眠惺忪，見湯容川非本庄人，便不主動表示親切，僅隨意點了個頭，沒多久就歪斜著身體靠在藤椅上打起盹來。

湯容川站在廟內，習慣性地向外合十拜了天公爐，才想到天公爐已經因為鬼月封爐了。左進回內殿，正殿主要奉祀的神明為文衡聖帝，也就是關公，神像的紅面已被經年累月的香煙熏成烏面。湯容川依序再向左龕與右龕的池府千歲與福德正神，輪流禮拜。湖海宮沒有偏殿與後殿，殿內轉個身，沒幾步就巡遊完畢，不過湖海宮內外都還算是精雕細琢，看得出信徒們的虔誠用心。虎門內的牆堵彩繪吸引了湯容川的注意，那上面畫的並不是傳統常見的忠孝節義或羽化登仙的故事。他再走近蹲下看個仔細，是一輛燃燒的馬車，一名美艷的女子被綑綁在馬車中，在烈焰中露出痛苦表情<sup>8</sup>。湯容川看得出神，伸手觸摸彷彿可以感覺到火焰的熱度，沒有煙霧卻也熏得他眼眶發熱，甚至沒聽見游見常喚他。

廟外陽光下，游見常一臉慘白，墨鏡勉強遮住浮腫的眼睛，招牌及肩的頭髮好像增添了幾許灰白，狂亂程度更甚往常，已經偏離原本那種不羈浪子、新潮個性派的角色設定，與昨夜在正薈芳把酒言歡的神采飛揚判若兩人，湯容川從沒有看過他這麼不體面的樣子。

「你——路上敢是發生啥物代誌？」

<sup>8</sup> 暫定：畫的是芥川龍之介《地獄變》。

游見常長吁一口氣，把墨鏡往頭頂上撥，用雙手用力揉揉眼睛，揉到湯容川覺得他快把眼睛揉瞎了，「你猶閣毋知？黎月華——黎月華過身矣。」

「誰？」

游見常知道湯容川當然不是真的在問黎月華是誰，他們兩人昨天才在正薈芳酒樓與黎月華通宵飲酒作樂。

「月華過身矣。」

「那會遮雄雄？」

「講是佇檜池投水自殺。」

「為啥物？」

「重點毋是為啥物。」游見常抬眼看向湯容川，「重點是，咱可能是最後看著伊閣活咧的人。」

湯容川聽出游見常還有沒說出口的半句話暗示著什麼，但是他也不說破，只是問：「警察已經去揣過你矣？」

游見常答說，他是正要出門是被警察攔住的，所以才會晚到。他等待著湯容川繼續追問，湯容川卻做出等著他帶路的樣子：「時間有限，咱敢欲趕緊開始？」

「開始啥？」游見常也是明知故問。但他的確以為湯容川會因為這個意外事件而姑且放棄今天的行程。

「毋是講欲四界看看？」

游見常不等他講完，已邁開不耐的腳步。湯容川趕緊跟上，解釋道：「咱先四界覘，了後閣揣一个所在講話。」

游見常把湖海宮的廟公喚來，廟公見到是游見常，立刻殷勤奉茶，也連帶對湯容川另眼相待。游見常不問湯容川意見就拒絕了茶：「阮較晚才轉來欸。」

游見常對廟公說，眼前之人同為木材工廠頭家，也是澎湖人，帶他來看看澎湖老鄉的聚落。湯容川伺機以生疏的澎湖腔口再次向廟公問好，承諾日後修廟、建醮必會大力參與，然後終究還是按耐不住，指著虎門內那幅牆堵彩繪問，畫這幅彩繪的師傅是誰。

廟公對湯容川的問題顯然感覺到很詫異，像是開天闢地以來最匪夷所思的問題。他不記得繪師的名字了，好像是外地的，要再查查看。

「你對這敢若比對黎月華閣較有興趣？」游見常冷冷地看著湯容川。

「黎月華等警方調查就會清楚矣，這壁堵這馬若是毋問，毋知閣愛等到何時？」湯容川尷尬地解釋，「我看，你心情無好，不如咱另工才來？」

「你是咧拍算啥？」游見常心中一動，原本打算今天跟湯容川談的那件事，該不會對方也有一樣的想法吧？

「我欲講的代誌其實嘛無啥了不起，」湯容川決定現在就把意圖說清楚：「內地人籌組木材聯營的『臺灣材友會<sup>9</sup>」了後，我想講，咱台灣的木材商人嘛應該愛團結起來，成立一個『親木會<sup>10</sup>』，毋好定定攏予日本人佔了先機恰好處。」

「親木會？」游見常總算正面看了湯容川，果然直覺是對的。由對方來提出，比由自己提出來得有利，游見常不自覺地露出了一點微笑。

「廟公，茶猶是這馬來啲好矣。」游見常指揮著廟公，廟公連連點頭，奉了茶後就識相走到遠處。游見常是湖海宮重要的香腳，經常在這裡談事。

「嘉義市木材商人上少嘛有幾百个，你欲一个一个去問？日本人敢袂阻擋？」游見常佯裝立場保留的樣子。

「我感覺這個親木會成員毋免傷濟人，事實上，我干焦欲揣七个。」

「七个？」游見常眼睛一轉，心中隨即點出是哪七人，頷首稱是，「確實只要咱這七个就夠矣。」

「第二个問題的答案，恰第一个共款。」

游見常沈吟片刻，他知道湯容川的意思，因為他也早就想過無數次。聯合七個木材商人和聯合上百個木材商人當然是不同的意義，特別是文協<sup>11</sup>分裂成台灣共產黨後，各種農民組合、工會競相成立，頗有聲勢，幾年前官營貯木池木材工人千人罷工，竹崎開往阿里山的火車還因此停駛，他可沒這麼快就忘記。即使不是他的工人罷工，但也受到不小影響，在這件事上，游見常跟湯容川身為資本家，多多少少還是更站在工人們的對立面，但日本政府會這樣看待他們嗎？還是會把他們視為跟那群罷工的工人一樣的可疑份子呢？

想到貯木池的時候，他也想起屍骨未寒的黎月華，游見常臉上又出現一抹陰影。

「你連親木會這名攏想好矣，已經按算<sup>12</sup>真久矣呵？我敢是你頭一个問的人？」

湯容川看他臉色陰晴不定，不知他內心的曲折，便陪笑道：「這件事情當然先問你。我猶未揣過別人，」並起身告辭，「你慢慢仔考慮，我先來<sup>13</sup>。」

「遮緊就走？」

「我想，警察可能嘛咧揣我，上好莫予怨揣傷久。」

「那安呢，順行。另工閣去府上拜訪。」

「請。」游見常也站起來，打起精神送走湯容川，才又回到廟公的老藤椅上懶散地坐著。

---

<sup>9</sup> 真實存在。

<sup>10</sup> 真實存在。

<sup>11</sup> 臺灣文化協會。

<sup>12</sup> 按算：盤算。

<sup>13</sup> 先來：先走的意思。

難道是自己反應過度嗎，認識的人死掉了，要像湯容川那樣才是正常的嗎？不過湯容川向來不是喜形於色的人，說不定他內心激動只是看不出來？還是說，兩人各自選擇了一個誇飾的方向——自己並沒有那麼悲痛，而湯容川並沒有那麼冷漠。游見常想，應該是這樣的吧。確實，一講到「親木會」就把黎月華拋諸腦後，自己何嘗不冷漠。那麼接下來自己的態度要收斂些。游見常是如此確信下次見到湯容川時，他多半也會有所調整。兩人各自在這個事件上暴露了一些人格特質給對方看到了，雖然不是有意，但或許是近一步信任的契機。

在煙花之地逃避現實，現實還是會回過頭來找你，這是警察帶著游見常去檜池現場時，游見常心裡的感嘆。那灘泥濘中，有一雙再也無主的鞋。

他好像沒有問過黎月華的身世，以黎月華往常對他的態度，多半黎月華也不會對他訴說的，藝旦的故事從她們口中說出來的也未必是真，如今更是死無對證了。游見常想著她高傲而時常輕賤追求者們的樣子，不甘心地咬著牙，又竟然泫然欲泣。這個無情而神秘的女人，跟善於社交的奈緒子截然不同，總是讓他更想要一探究竟。

正薈芳酒樓在當天下午同時接到游見常與湯容川的好意：如果黎月華的後事，家人有需要幫助之處，儘管提出，並願意捐一口好棺。

好棺，一個曖昧的詞彙。他們的意思是，交給正薈芳老闆衡量他們的情誼，是最公道的。城隍廟可以有兩對龍柱，但黎月華不需要兩口棺材，這是必然的。於是，正薈芳為她挑了檜木的棺材，由湯游兩人各分攤一半費用，不用招搖寫上捐獻者的名字，自不足為外人道。

驗屍過後，黎月華赤裸泛白的腳，在牽亡誦詞中烤著火。模糊的空氣裡映出一道彩虹，旋又消失。